小小说二题

思念树

刘 平

离开家之前，焉瓜和翠玉叮嘱莲婶："妈！您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莲婶说："妈晓得。你们在外面也要照顾好自己。"焉瓜和翠玉又叮嘱："妈！您要督促久儿做作业，不让他下塘洗澡；我们不在家，久儿您要多操些心。"莲婶说："好。"

焉瓜像又想起了啥，把久儿叫到堂屋里，靠墙站着，比比高度，用刀在墙上刻一条线，说："你现在这么高，等我们过年回来，看你长多少。"然后，两口子就走了。去南方一座城市打工。

小院子里就只剩下莲婶和久儿，一老一小。

莲婶一个人推着祖孙俩的日子一天天往前走，摇摇晃晃磕磕绊绊的。她心里挂着久儿，还有圈里的猪、围栏里的鸡鸭、地里的庄稼。莲婶从没有松过一口气，每天都把日子推得"吱吱嘎嘎"的；圈里的猪、围栏里的鸡鸭一天天长大，地里的庄稼一天天长高，只是她发现久儿不像以前那样爱说话。回家就做作业，做完作业也不说话，有时候粘叮叮猫玩，有时候看书，看着看着就发呆。

开始，莲婶以为久儿病了，伸手摸他的额头，不发烧。莲婶就明白，久儿想爸爸妈妈了。 "才九岁，造孽。"莲婶心里也不好受。"久儿。他们过年就回来了。"莲婶不知道说啥，只有说这一句。

莲婶眼里有活路，屋里地里，每天都有事。那天下午，莲婶去林盘里耙落叶，发现久儿拿刀悄悄在那棵香椿树上刻什么。莲婶走过去久儿才发现她，叫声："奶奶。"莲婶看看久儿，又看看那棵香椿树，发现树干上刻了一个小"*"。莲婶问："久儿！你刻的啥呀？"久儿看一眼莲婶，低下头小声说："我昨晚梦见爸爸妈妈了。"莲婶心里叹口气，还是那句话："他们过年就回来了。"

莲婶开始留意久儿、留意那棵香椿树。在莲婶眼里，那棵香椿树成了久儿的思念树。过了一些日子，莲婶发现树干上又有了几个新刻的图案，两条短杠、一个"*"。莲婶知道一个"*"是久儿又梦见一次爸爸妈妈了，问久儿两条短杠是啥意思？久儿说："一条代表和爸爸妈妈通了一次电话。"

"他们过年就回来。"莲婶找不到其它的话安慰久儿。

再后来，莲婶发现树干上又刻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图案，有的像三角形、有的像树叶、有的像毛毛虫……她没有问久儿这些是啥意思，她知道肯定都和焉瓜翠玉有关。莲婶感觉到，久儿每次去香椿树干上刻画总是有意背着自己，有几次她在暗中发现了，久儿刻得很认真专注，有一种仪式感。

这时候莲婶从不忍心去打搅久儿。

树干上的图案越来越多，最多的是"*"。一次，莲婶发现久儿又刻了两个椭圆形的"0"，忍不住问："久儿！这是啥呀？"久儿说："没啥。"久儿不想让奶奶知道，那是他想爸爸妈妈想得快哭了，那是两滴眼泪。

眼瞅着就进入腊月。焉瓜翠玉打电话说，再过一阵就回来。莲婶也开始忙过年的事，做腊肉香肠、熏鸡、风吹鸭，翻年让焉瓜翠玉带一些走。久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跑到堂屋里，靠墙站在爸爸刻的那条线下面，问莲婶："奶奶！您看我长高没有？"莲婶一只手压在久儿头上，笑眯眯说："长高一寸了。"

年底，焉瓜翠玉回来了。莲婶说："久儿想你们。"带他们去看那棵香椿树。翠玉把久儿揽在怀里，说："久儿！翻年爸爸妈妈带你一起走，城里的学校都联系好了。"久儿的泪一下就流下来了，高兴的。

正月初七，焉瓜翠玉就带着久儿走了，自然还带了一些腊肉香肠、熏鸡、风吹鸭。走的时候，焉瓜翠玉又叮嘱莲婶："妈！您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莲婶说："妈晓得。"

小院子里就剩莲婶一个人了。她一个人推着自己的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心里挂着圈里的猪、围栏里的鸡鸭、地里的庄稼，还有千里之外的焉瓜翠玉和久儿。昨晚，莲婶梦见儿子媳妇和小孙子了，天亮起床后，莲婶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就学久儿，拿一把刀，去林盘里找了一棵柿子树，然后在树干上刻了一个"*"。

后来，柿子树干上被莲婶刻了很多图案，最多的是"*"。

头等大事

陈洪柳

古镇有一条老街，老街有一家老店，老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

上联：虽为毫末技艺

下联：却是顶上功夫

横批：头等大事

老店的老板是老王，一位老发匠，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老王人缘好，来者皆是客，对谁都客客气气，不板脸，不红脸。顾客多半是老街坊，无拘无束，有说有笑。老王在古镇是独门生意，手艺好，口碑好，收入高。

后来开了一家同行，店名：小李飞刀。不久又开了一家：周润发屋。

三足鼎立，生意马马虎虎过得去。古镇扩建，住户增多，中小学校扩招、银行、卫生院、作坊工厂之类日渐增多，理发店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陆陆续续又多了几家竞争对手：从头开始、一剪没、发源地、金剪子。

蛋糕不够分了，好几家贴上了旺铺转让的红纸，扎堆去了市里。

有人关门就有人开业，接手的店老板纷纷装修成发廊，广招发廊妹，换汤不换药，改头换面玩文字游戏：统领千钧、黑色国度、美丽首都、剪吧。

老王是古镇唯一没有招牌的店主，都说同行是仇人，他却不屑一顾说，人家也要养家糊口，各凭本事招揽回头客，整些虚头巴脑的店名没用。

老主顾都知道老王是祖传手艺，祖孙三代靠这行维持生计，祖父曾经为红军首长理发，父亲曾经为中央高干理发，老王曾经为当红明星理发，全是老店蓬荜生辉的荣誉。工商部门要求必须持证经营，老王办证时索性取名：头等大事。

横批换成了店名，老王请中学老师重写一副没有横批的对联——

上联：进门来发长须乱相貌老

下联：出店去眉清目秀年纪轻

根据顾客举报，其他几家同行因存在不正当经营被查封，唯独老王的头等大事照常经营。

整顿后又一批同行亮相：无发无天、一剪钟情、最高发院，受到年轻人追捧，染发烫发植发，没多久被相关单位勒令取消不雅招牌。

再次整顿后，以女性为目标客户的理发店粉墨登场：伊甸园美容美发旗舰店、青丝坊形象设计中心、漂亮宝贝国际连锁造型屋、窈窕淑女闺房工作室。

疫情严控期间一律禁止营业，复工复产后顾客戴着口罩出行，店家纷纷消毒营业，老王服务顾客忙得屁股冒烟。别的理发店与时俱进多样化，做一次头发收费上百元，老王匠心独运，大众消费良心价，理发一次收费十元。

危旧房改造要重修老街，政府出钱为店主翻新，保持厚重的历史文化，把千年古镇打造成旅游景点，省设计院的工程效果图出来了，古色古香，美轮美奂。商家们都喜上眉梢，唯独老王一脸沉重地说，仿古建筑没有原汁原味好。

想着老店要拆后重建，趁着雷雨之夜，老王偷偷地凿开墙壁，悄悄地掏出一个包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轻轻地打开牛皮纸，这是三代人口口相传的秘密，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取出包裹。老王一直以为传家宝是价值连城的金银首饰，看到一些文字记载之后彻底失望。希望的肥皂泡破灭了，但老王心里明白，包裹虽然没啥经济价值，但历史价值不可估量，这是古镇老街独一无二的东西。

第二天上午，老王找到镇党委书记，说明来意，上交包裹。书记浏览后大吃一惊，急忙打电话找来党史研究专家对包裹进行了初步鉴定。专家惊喜地对书记说，太珍贵了！这是无价之宝！我市第一批地下党员花名册及档案，还有会议内容等文献资料！真迹手写本，填补了红色革命的历史空白。他爷爷是党代会联络员，理发店曾经是党小组秘密活动场所，应该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书记激动地指示，赶紧组织研讨及新闻报道，并发文通知相关部门配合落实你的建议，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创新局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小说

养几枝雪柳

喻本荣

也许每个人都像是大自然里的一株植物，向风向雨，无忧无惧地生长，静静地欢悦。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是的，人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闲时我喜欢侍弄些小花小草，觉得那些水养植物，都带有仙气，譬如，水仙、菖蒲、桃花、雪柳……

每年过年，年货里少不了要买些绿植鲜花回家。去年年前，我网来两束干枝雪柳和桃花，用心地养着。恰逢除夕，桃花开了，雪柳花也开了，辞旧迎新的大年夜，满满的春天气息。

忘不了，去年除夕。两个弟弟举家都在苏州，因为疫情赶不回老家过年。按农村旧风俗，出嫁的女儿一般不回娘家过年的，说是会把娘家吃穷了的。不管怎样，我是要把我年迈的父亲母亲接到我家一起过年的，出嫁三十多年，还第一次和父母一起过年，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那些年，日子清苦，除夕晚上，母亲把柴火炉子上一锅肉烧得热气腾腾。父亲忙着放炮竹、焚香、烧纸钱、敲石磬，我们姐弟妹四个都跪下磕头，祈求平安，然后一家人在烟雾缭绕的堂屋里开始吃年夜饭。那些乡村的年，大俗又大雅，浓稠的年味，小欢小喜的幸福，足以让我感念一生。

时间不停歇。看窗外的秋天渐行渐远，冬天来了。

今日小雪未雪，有风微雨。办公室窗外是一片林野，梯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割归仓，斑斓的林子，落叶披纷，日渐疏朗。看池塘边那棵垂柳，干枯的柳条垂挂在这个荒寒的季节里，总会叫人怀旧，总会想起春天。那春天呀，春满花枝，叶儿花儿都是树的语言，听听，整日喋喋不休，多热闹啊！

书中读到一个句子：若有人知春去处，唤起归来同住。是啊，都在期待春天，期待自己喜爱的生活模样。

丹丹老师在圈里晒水养雪柳，青青的柳叶，花开，明媚了。于是，我也赶着紧网来几枝雪柳，雪柳，又名枯木逢春，多么禅意又充满希望的名字。刚买来的雪柳就是几枝寂寂的枯枝，感觉一点火就能燃烧了一样。先来醒醒枝吧，我把干枝雪柳放在水盆里浸泡了一夜。次日，再把湿漉漉的枝条插在办公桌上的玻璃瓶里，早早晚晚，对着干枝上喷洒些水，剩下的，我们就默默地对望着，等待着。三天过后，雪柳仍沉沉地睡去，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我开始怀疑，这能发芽开花吗？

等待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幸福。直到第七天，我忽然发现雪柳枝桠上冒出点点新绿，呵，干枝醒了醒了，接着星星点点的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干枯纤细的枝条，倏然间有了生机，枝枝蔓蔓，都春天了，感觉时光有暖，寒冬不寒。

后来的后来，柳叶繁茂，干枝上生出了粒粒花蕾，终于等来雪柳开花了，朵朵粉白粉白的小花落座在绿叶间，婆娑盛开中，带着一种薄薄的喜气。雪柳抱花展叶，婉约低温，多像一个素衣修行的女子，花开，随喜；花落，不悲。

在大雪未满、小雪刚好的冬天，养几枝雪柳慰寒冬，陪我抵达一程山水，多好多好啊。不同年龄，都有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慈悲喜舍。看过金农的画，喜欢画上那句题诗："忽有斯人可想。"低眉间，忽而想起，就会落泪，这"斯人"，一定是住在旧时光里，住在心里的命中人。

有些事，有些光阴，足以慰平生的了。我要絮絮叨叨说上一辈子的，比如那个秋天的柿子；比如小时候下雨天，父亲背我去上学；比如那一年，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雪柳开花了……

散文

怀念父亲

汪 军

农历的十月十三是父亲的生日。早在几天前，母亲就念叨着，到时去给父亲上个坟，去看看父亲，好让父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到亲人的怀念和温暖。我在书房准备东西时，看见房屋居中的大幅照片，这是22年前，父亲进京领奖时和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岚清等的合影照片。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就想起了父亲扎根基层、为群众文化奋斗一生的点点滴滴。

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一个工商户家庭。那时皖西尚未解放，土匪横行。由于爷爷、奶奶家境较普通群众稍显富足，因而引起了当地土匪的注意，年仅两周岁的父亲就被掠入匪巢，受尽虐待和惊吓。后经爷爷多方求人，再施以重金才把父亲赎回。待年及耕读之时，又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据奶奶说，在校时父亲是勤奋聪颖、品学兼优，后因姊妹较多，家庭困难，无缘深造，初中毕业即穿上军装到了部队保家卫国。在部队遵纪律，敬战友，广受好评，并在闲暇之时苦练乐器和文学创作，深得部队领导赏识。后因爷爷奶奶爱子心切而痛失提干机遇，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军营复员返乡。当时正逢"上山下乡"，举家从街道下放至陌生的偏僻乡村，一呆就是十余年。这期间他因家庭成份的影响，受尽旁人白眼、尝遍世间冷暖，导致年纪轻轻就生活颓靡，满头的黑发竟落得所剩无几。后因他在文艺方面的才能受到"伯乐"举荐，才被选拔到乡文化站当起了一名"临时工"。年近四十时才通过招考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在编文化干部。

刚转正，父亲就被安排到离家30公里外的姚李区任文化站长。其间，他带领一班人，开展活动、培养人才、创办杂志、组建文艺队伍，兴办文化产业。硬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站，变成了远近闻名、行业领先的"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2000年春，他荣幸地到北京领奖，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时任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之后，父亲更是干劲十足，带领同事们把文化事业开展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直至2004年6月因机构改革他主动提前退休。

退休后，他依然闲不下来，从原来文化站长变身为一名"文化志愿者"。他主动负责编杂志、建剧团，搞创作、值守留守儿童活动室的工作。业余时间坚持书法和二胡练习。两次担纲姚李镇志的主编工作，还义务每周去叶集区文化馆给爱好者们教授戏曲和二胡知识；他创作的戏曲、小品，经常在县(区)市级汇演时获奖。因为每天都是早上最早上班、晚上最迟下班，人们称他为"老七点"，又因他干文化站长时间长，因而周边乃至全市文化界都通称他"老站长"，也算是大家对他工作的肯定吧。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13年12月，他被文化部授予"全国优秀文化志愿者"称号。至此，他在皖西地区乃至安徽省文化战线创下了单位和个人均获全国表彰的先河。

然而，正值老人家传授技艺、以文化人的黄金期，也是文艺创作的盛产期，更是他安享晚年的美好时期，2019年11月22日，他因突发严重脑梗倒在了地方志编撰工作岗位上，虽经全力救治，可两天后他永远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们，也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基层文化事业！当得知父亲突然离世，亲友和各级领导们都悲痛不已，纷纷登门或电话、信息慰问。

自父亲离世后，我的泪点骤降，每当看到电视里的亲情演绎节目，特别是父子亲情的情节，立即触景生情、泪目不已。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面前，他的谆谆教诲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记得，我还在上小学时，父亲经常把文化活动开展到我家里。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就经常安排在我家，让母亲搞好后勤保障。一次实在没菜招待客人，忍痛把一只抱窝的老母鸡杀了，以至于母亲心疼了好一阵子。一次夏天在我家门口放电影，因为那时文化生活匮乏，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赶来看电影，父亲就把家中所有的板凳都搬出来供大家坐，并烧了几锅开水给乡亲们消暑解渴。小时候他常在床头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戏曲知识和诗词韵律，但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这些点滴记忆都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成为我今后工作的思想动力和力量源泉。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我经常在内心与父亲交流。父亲，我向您保证，我会秉承您的教诲和做人准则，孝敬好母亲、教育好后辈，照顾好亲友、传承好家风，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做一个正直、善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诗与画

有它们的地方就有人家
有它们的地方就有烟火
它有贤妻良母般的美德
它的理想不只是一把粗糠
还有肩上的职责
它的翅膀并不是为了飞翔
而是为了呵护

流冰/文图

逆行事故

宋功山

六十多岁的老李头被儿子接到城里，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接送孙女上学放学。为了抄近路，他有时顾不上遵守交通规则，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好几回差点与相向骑行的车辆相碰。

一天早晨，老李头比平常晚了半拍，慌慌张张骑上电动车驮着孙女上学，逆行撞上了一位正常骑车的老太太。看着突然倒地一脸痛苦的老太太，老李头当时就懵了：老年人本来身体就虚弱，这一撞不管怎么样，后果都很严重。

正值交通高峰时段，老李头赶紧下车，把老太太扶起来坐在花箱旁，随即请路人去路口喊交警。同时，老李头给儿子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儿子边赶过来，边在电话里责怪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逆行骑车，你就是不听，这下惹麻烦了吧。"

交警先问老太太伤情，再判定责任。事情很明了，老李头主动承认过错，愿负全责。随即，交警联系上老太太的家人。经交警现场调解，友好协调后，老李头儿子当场给了老太太的家人2500块钱用于治疗。

回家路上，儿子对老李头叹息道：半个月工资没了。

下午，老李头在家正准备接孙女放学，突然接到早上处理事故交警的电话，叫他到孙女学校的路口，说早晨被撞老太太着急找他。老李头脑袋里顿时"嗡"的一声，着急忙慌又打电话告诉了儿子，心想，已经协调好了，怎么又在找我？会不会是老太太缠上我了？

老李头和儿子不敢怠慢，赶了过去。这时，老太太慢慢走到父子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钞票递到李老头面前："大兄弟，上午我在医院拍片诊断，腿为轻度软组织损伤，没有什么大碍。挂号、拍片、配药一共花了500多块钱，剩下的钱我退给你们……"

小小说

淮河岸边的冬日美景

严 敏

一场秋风，几场秋雨，彻底打破秋日弥漫的娴静，思绪的触角还停留在深秋，浅浅的冬意，就已漫过枝头。不禁怀念起家乡"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的冬日景象，离开故乡已经二十年，雪也见得少了。或者，见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见的雪。

老家霍邱的四季是分明的，深冬一定要经过初冬才能到来。初冬的白霜落在田地里还没有割掉的红薯秧子上，挂在老山羊雪白的胡须上，铺在菜园里大白菜叶子上，洒在门口的麦草柴禾垛子上。霜后气温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慢慢地天暖了，时令进入农历的十月，这才是真正农闲开始。

暖阳下，婶子大娘个个搬出针线筐或小聚或独处，忙着一家人的鞋袜营生，筐里浓缩着劳动妇女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技艺。那时的生活是拮据的，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压力。饭后抽着烟袋锅子的大爷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孩子们的戏耍是无忧无虑的，老牛的反刍是悠闲的，鸡鸭鹅的鸣叫是大胆的，狗狗的"汪汪"是忠诚的，就连肥猪的哼哼也是温柔的……

一场冬雨后，才进入真正的深冬。勤劳的姥爷会在薄雾朦胧中赶早在庄子里拾粪，姥姥把覆着一层薄冰的水塘砸开一个口子清洗红薯，卖豆腐的趁冻早已经不知吆喝了几个庄，牛羊不情愿地被赶出了圈……在早晨的袅袅炊烟中，一幅幅乡村水墨画有了生气。院子旁边的地窖里贮藏着红薯和萝卜，满满当当的食物是收获的喜悦，更是生命的希冀。

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到了隆冬，故乡的雪都是洒脱的肆意飞扬，状若鹅毛，这样纷纷扬扬的大雪，往往一下就是一两天，苍茫的大地被迅速覆盖成白茫茫一片，大地银装素裹，阳光之下，分外明亮，亦分外妖娆。

化雪的时候才是最冷的，因为太阳的热量都被雪吸走了，留给世间的只是透骨的寒意。屋檐上一排排粗细不均、晶莹剔透的冰溜溜，不时一滴一滴落下反射着阳光的五彩水滴。野外的树木也是一树一树的晶莹冰挂，在阳光下仿佛一树一树的水晶。除了欣赏这水晶世界，小孩们最爱玩的就是用竹竿打冰挂，冰挂在竹竿的敲击下，哗哗落下，那种壮观的景象和快乐，真是无法言说。

我喜欢听落雪的声音。平原上的落雪，即使没有风，漫天雪花飘落在树叶上、草垛中，也会发出轻轻的微微的"沙沙"的乐音。"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冬夜的寂静，诗意含蓄，韵味悠长。还有孩子们在雪地奔跑撒欢的快乐笑声，以及我走在村头的小路去迎接回乡过年的妈妈和弟妹时，踩在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唱着和声，一路走着，温馨幸福！这样曼妙的落雪的声音，是我儿时的故乡之音，是最动人心弦的天籁之音！

我的记忆都留在了故乡，心目中世界存在方式也几乎全部留在了那个年代和那个村庄，以及那一片漫无边际、温馨宁静的雪，在文字里，在梦境中，它让我静下来、慢下来。

故乡的雪，雪花一朵一朵一瓣一瓣地飘落，绽放冬天树的枝头。一朵是欣喜，一瓣是感恩，一朵是希望，一瓣是远方。

雪花飘飘不见你归来的身影，故乡的风景多了一抹浓浓的乡愁。

散文